



越春秋夫差內傳第五

十一年夫差初嘗欲伐齊北伐齊齊使大夫真

時將上軍謝吳師曰齊孤立於國倉庫空虛民人

離散齊以吳為彊輔今未往告急而吳見伐請

伏國人於郊不敢陳戰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

蓋也吳師即還左傳哀公九年吳子使來傲師伐齊十年吳子

方謀伐齊而此書於十一年云夫差北伐齊十二年云夫差復北伐齊

是二年間吳再伐齊也與傳不合豈十一年吳嘗伐齊齊謝吳師不嚴

十二年夫差復北伐齊

左傳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是為夫差十二年與此書合史也

越王聞之率衆以朝於吳而以重寶

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

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胥大懼曰是棄

吾也乃進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

信嚭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磐石之田無立

其苗也願王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

不聽使子胥使於齊通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

曰我數言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吾

俱亡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鮑氏

其子改姓爲孫氏欲以避吳禍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之曰

子胥爲強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曰寡人知之

未與師會魯使子貢聘於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弑簡公陰憚高國鮑

晏鮑叔牙故前與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

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恥之夫魯

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

出耶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

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北之齊見成恒

史記子貢傳作田常因謂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過矣

成恒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無用士惡甲兵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厚而崇池廣以深甲堅士選器飽弩勁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邦也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所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齊隳魯以自尊而君功不與焉是

君上驕

越絕驕字下有土心二字為是子貢傳同

下恣羣臣而求以成大事

難矣且夫上驕則犯

子貢傳犯作恣者是

臣驕則爭此君上

於王有遠

越絕及子貢傳皆王作王遠作卻卻與際同

皆王作

而下與大臣交爭如

此則君立於齊危於

累卵故曰不如伐吳且吳

王剛猛而毅能行其

令百姓習於戰守明於法

禁齊遇為擒必矣今君悉四境之中出大臣以

環之人民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敵之臣

下無黔首之士孤主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

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矣吾去之吳大臣將有

疑我之心為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請為君南見吳王請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恒許諾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疆臣竊為君恐焉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義存三魯魯越絕義字下有在字害字上有勇在二字為是害暴齊而威強晉則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入臣於吳不即誅之三年使歸夫越君賢主苦身

勞力夜以接日內飾兵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不可夫越之疆不過於魯吳之疆不過於齊主以伐越而不聽臣齊亦已私魯矣且畏小越而惡疆齊不勇也見小利而忘大害不智也臣聞仁人不因居越絕因居作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且夫畏越如此臣誠東見越王使出師以從下吏吳王大悅子貢東見越王王聞之陰道郊迎身御至舍問曰此僻狹之

國蠻夷之民大夫何索然若不辱乃至於此子

貢曰君處故來

與字不通越絕作弔君
故來與下文弔字相應

越王勾踐再拜

稽首曰孤聞禍與福為鄰今大夫之弔孤之福

矣孤敢不問其說子貢曰臣今者見吳王告以

救魯而伐齊其心畏越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使

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

未發而聞之

子貢傳聞之
作先聞者是

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

也越王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自量與吳人

戰軍敗身辱遁逃上棲會稽下守海濱唯魚鼈

見矣

國語作
是見

今大夫辱弔而身見之又發王聲

教孤孤賴天之賜也敢不承教子貢曰臣聞明

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

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則使勇用智圖國則在

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強而不能行其威

勢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於下者其君幾乎

難矣臣竊自擇可與成功而至王者惟幾乎

乎越絕作其
惟臣幾乎

今吳王有伐齊晉之志君無愛重器以

喜其心無惡卑辭以盡其禮而伐齊齊必戰不

勝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騎士銳
兵弊乎齊重寶車騎羽毛盡乎晉則君制其餘
矣越王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民之衆以殘吾
國殺敗吾民鄙吾百姓夷吾宗廟國為墟棘身
為魚鼈國語鼈下有餌字孤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孤之事
吳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死言也今大
夫有賜故孤敢以報情越絕作以疑請者是孤身不安重席
口不嘗厚味目不視美色耳不聽雅音既已三
年矣焦脣乾舌苦身勞力上事羣臣下養百姓

願一與吳交戰於天下平原之野正身臂

越絕作整襟交

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踵連死肝腦塗地者孤之

願也思之三年不可得也今內量吾國不足以
傷吳外事諸侯而不能也願空國棄羣臣變容
貌易姓名執箕帚養牛馬以事之孤雖知要領
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為鄉邑笑孤之意出
焉今大夫有賜存亡國舉國語舉作興死人孤賴天賜
敢不待令乎子貢曰夫吳王為人貪功名而不
知利害越王愷然避位子貢曰臣觀吳王為數

戰伐士卒不恩

國語恩作息

大臣內引讒人益衆夫子

胥爲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不以身死隱君

之過正言以忠君直行以爲國其身死而不聽

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

身善爲詭詐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後順

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傷君之佞臣也越王

大悅子貢去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子貢

傳馬作矛

二子貢不受至吳謂吳王曰臣以下吏之

言告於越王越王大恐曰昔者孤身六幸少失

前八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通逃

棲于會稽國爲墟莽身爲魚鼈

越絕下有鮒

賴大士

之賜使得奉俎豆修祭祀死且不敢忘何謀之

敢其志甚恐將使使者來謝於王子貢館五日

越使果來曰東海後臣勾踐之使者臣種敢修

下吏少聞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

量抵罪上國軍敗身辱通逃會稽賴王賜得奉

祭祀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興大義誅彊救弱

因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賤臣以奉前王所藏甲

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初以貨軍吏若將遂
大義弊邑雖小請悉四方之內士卒三千又以
從下吏請躬被堅執銳以前受矢石君臣死無
所恨矣吳王大悅乃召子貢曰越使果來請出
士卒三千其君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
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
受幣許其師辭其君即可吳王許諾子貢去晉
見定公曰臣聞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
辦不可以勝敵今吳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

必矣與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爲之奈何定
公曰何以待之子貢傳子貢曰修兵伏卒伏作休以待之

晉君許之子貢返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將與
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忽晝假寐於姑
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其心恬然悵焉乃命

太宰嚭告曰寡人晝臥有夢覺而恬然悵焉請
占之得無所憂哉夢入章明宮見兩鑿音歷屬蒸

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南嗥以北兩鍤音吳刃名鍤

而吾宮牆流水湯湯音商流貌越吾宮堂後房

切玉

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子為寡人占
之太宰嚭曰美哉王之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
德鏘鏘也明者破敵聲聞功朗明也兩鑿蒸而
不炊者大王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
以北者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錕殖宮牆者農
夫就成田夫耕也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
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
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
悅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書夢為

子陳之王孫駱曰臣鄙淺於道不能博大今

所夢臣不能占其有所知者東掖門亭長長

公弟越絕長城公弟公孫聖聖為人少而好游長而

好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

遣王孫駱往請公孫聖曰吳王晝臥姑胥之

臺忽然感夢覺而悵然使子占之急詣姑胥之

臺公孫聖伏地而泣有頃而起其妻從旁謂聖曰

子何性鄙希睹人主卒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

聖仰天歎曰悲哉非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時加

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三折自哀誠傷吳王
妻曰子以道自達於主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
以約身今聞急召憂惑續亂非賢人所宜公孫
聖曰愚哉女子之言也五世八道十年隱身避害
欲紹壽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
相離耳遂去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
魯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爲占之
其言吉凶公孫聖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
百段於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歎曰臣

聞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亡臣好直言不顧於
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倥偬也明
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鏗蒸而不炊者大
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南嗥以北者黑者
陰也北者匿也兩銀殖宮墻者越軍入吳國伐
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空虛也
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
梧桐心空不爲用器但爲盲僮越絕言作甬
僮作甬者是與死
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無伐於齊則可銷

也遣下吏太宰嚭王孫駱解冠幘肉袒徒跣稽
首謝於勾踐國可安存也身可不死矣吳三闖
之索然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
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言曰
吁嗟天知吾之冤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以葬
我以為直者不如相隨為柱提我至深山後世
相屬為聲響於是吳王乃使門人提之蒸丘一名
蒸山
又名陽山在吳
縣西北三十里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東風數至
飛揚汝骸骨肉糜爛何能為聲響哉太宰嚭趨

進曰賀大王喜災已滅矣曰舉行觴兵可以行
吳王乃使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孫駱為左校
及從勾踐之師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
十萬之衆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
千金不念士民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為危
國亡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徼
幸他國猶治救痼古未切
痼瘡也疥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
矣癘疥皮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之
外更歷楚趙之界齊為疾其疥耳越之為病乃

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
圖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耳目不
聰以狂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
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
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
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次勝矣然德在合斗
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
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為元醜又與白虎并重
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後必大敗天地行

殃禍不久矣吳王不聽遂九月使太宰嚭伐齊
軍臨北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
罪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
宰嚭受命遂行吳王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
子胥同心合志并慮一謀寡人興師伐齊子胥
獨何言焉被離曰子胥欲盡誠於前王自謂老
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之所行無益吳國王遂
伐齊齊與吳戰於艾陵齊地之上齊師敗績吳王
既勝乃使行人成好於齊曰吳王聞齊有沒水

之慮帥軍來觀而齊興師蒲草吳不知所安集
設陣為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而去齊王
曰寡人處此北邊無出境之謀今吳乃濟江淮
踰千里而來我壤土戮我衆庶賴上帝哀存國
猶不至顛隕王今讓以和親敢不如命吳齊遂
盟而去吳王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
於上帝垂功用力為子西結彊讎於楚今前王
譬君若農夫之艾與刈同漢書項羽以所斬將艾
旗賈誼策若艾草也戶並音刈殺四方逢蒿
以立名于荆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

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
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衄吾師賴天降哀齊師受
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之
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大怒
釋劍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
計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
之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
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出也存焉若不覺寤吳
國之命斯促矣負不忍稱疾辟易乃見王之為

擒負誠前死掛

子胥傳作挾

吾目於門以觀吳國之喪

吳王不聽坐於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而視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下祥王亦亡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

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吳王置酒文臺之上羣臣悉在太宰嚭執政越王侍坐子胥在焉王曰寡人聞之君不賤有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宰嚭爲寡人有功吾將爵之上賞越王慈仁忠信以孝事於寡人吾將復增其國以還助伐之功於衆大夫如何羣臣賀曰大王躬行至德虚心養士羣臣並進見難爭死名號顯著威震四海有功蒙賞亡國復存霸功王事成被羣臣於是子胥據地垂涕曰

於乎哀哉遭此默默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敗
道壞諂說無極邪說偏辭以曲為直舍讒攻忠
將滅吳國宗廟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
荆棘吳王大怒曰老臣多詐為吳妖孽乃欲專
權擅威獨傾吾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行法
今退自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臣不忠不信不
得為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恐吳國之亡莫昔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臣參
於桀紂大王勉之臣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難曰

口貫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於斯
前王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讎欲報前王之恩
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曰未諫不
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往吳王
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鏹之劍屬鏹劍名鏹力俱切
又力切子胥受劍徒跣褰裳下堂中庭仰天呼怨
曰吾始為汝父忠臣立吳設謀破楚南服勁越
威加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
劍吾今日死吳宮為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

稷安忘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爭之卒
得汝之願公子多怨於我我徒有功於吳今乃
忘我定國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
大怒曰汝不忠信為寡人使齊託汝子於齊鮑
氏有我外之心急令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為
子胥杞劍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為
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比干為友遂伏
劍而死

左傳哀公十一年吳王賜子胥屬鏤以死是為夫差十二年此書載其事於十三年或者子胥十二年使齊十三年

反役左氏連書之耳 吳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

夷葦應劭曰取馬葦為鴟夷鴟夷槩形 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

後何能有知即斷其頸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
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鼈食汝肉
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子
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吳王
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竟被離
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何非
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耳曰子以我殺子胥
為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下王誅之臣命

何異於子胥臣以是恐也王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胥圖寡人也駱曰臣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臣吳王中心悞然悔殺子胥豈非宰嚭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嚭此為二子胥也於是不誅

十四年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吳

王復伐齊闕闕義與掘同左傳闕地及泉是也國語解闕穿也為闌溝於商魯之

間北屬蘄國語作泝者是西屬濟欲與魯晉合攻於黃池

之上恐羣臣復諫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懼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袷當作袷沾也履濡王怪而問之曰子何為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蟬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搖撓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螳螂起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

陰跖賊微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
有味不知且挾彈危擲躍躑飛丸而集其背今
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培其旁閻忽培中
陷於深井臣故格體濡履幾為大王取笑王曰
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貪前利不觀後患太子
曰天示之愚復有甚者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
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鄰國而齊舉兵伐之不
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
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

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

出三江之口

三江一說松江錢塘浦陽江也吳都賦註松江下七

入五湖之中

五湖一說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也

屠我吳國滅我吳宮

而五湖

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太子之諫遂

北伐齊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

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於始熊夷

始當作姑國語敗三

通江淮轉襲吳遂入吳國燒姑胥

子友於姑熊夷率師

臺徙其大舟

即舟也

吳敗齊師於艾陵之上還師

臨晉與定公爭長未合邊侯吳王夫差大懼合諸侯謀曰吾道遼遠無會前進孰利王孫駱曰不如前進則執諸侯之柄以求其志請王屬士以明其令勸之以高位斥之以不從令各盡其死夫差昏惑秣馬食音士昭音兵被甲勒馬銜枚出火於造閭行而進吳師比口文犀長盾扁諸之劍閭廬既鑄成干將莫耶二劍餘鑄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劍方隨而行中校之軍皆白蒙白髦素甲素羽之矰短矢韋昭曰失名望之若茶周禮望欲其茶白也註韋革遠抵之當如茅莠之色詩有女如茶箋茶英茶也孔氏曰茶是茅草秀出之穗英是白貌王親秉鉞

戴旗以陣而立左軍皆赤裳赤髦丹甲朱羽之矰望之若火右軍皆玄裳玄輿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帶甲二萬六千雞鳴而定陣去晉軍一里天尚未明王乃親鳴金鼓三軍譁吟以振其旅其聲動天徙地晉大驚不出反距堅壘乃令童褐請軍國語作董褐請軍事董褐晉大夫司馬演也請問也曰兩軍邊國語作偃

兵接好日中無期今大國越次而造弊邑之軍

壘敢請辭故國語辭作亂謂先期亂次之故吳王親對曰天子有命

周室卑弱約諸侯貢獻莫入王府上帝鬼神而

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所振懼遣使來告冠蓋不

絕於道周依負於晉故忽於夷秋也晉今反

叛如斯吾是以蒲服就君史記范雎行滕行蒲服詩匍匐

盡力不肯長弟徒以爭疆孤進不敢去君不命

長為諸侯笑孤之事君決決字在今日不得事

君命命字當在今日矣敢煩使者往來孤躬親聽

命於藩籬之外童褐將還吳王躡左足與褐決

矣及報與諸侯大夫列坐於晉定公前既以通

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

嬖妾嫡子死否則吳國有難大則越人入不得

還也其意有愁毒之憂進退輕難不可與戰主

君宜許之以前期無以爭行而危國也然不可

徒許必明其信趙鞅許諾入謁定公曰姬姓於

周吳為先老可長以盡國禮定公許諾命童褐

復命於是吳王愧晉之義乃退幕而會二國君

臣並在吳王稱公前國語前字晉侯次之羣臣畢盟

吳既長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聞吳王久留未

歸乃悉士眾將踰章山章山即禹貢所謂方在江夏

郡竟陵縣東北今荆門長林縣

江而欲伐之矣又恐齊宋之為害乃命王孫駱
告勞于周曰昔楚不承供貢辟遠兄弟之國吾
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劍挺鉞與楚昭王相逐
於中原天舍其忠國語作哀楚師敗績今齊不賢國語
作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
忍其惡被甲帶劍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
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
助時歸吳不熟於歲遂緣江沂淮綠當在淮順流而下沂逆流而上開
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而歸告於天子執事周

王答曰伯父令子來平盟國一人則依矣余實
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室何
憂焉乃賜弓弩王詐以增號謚已上所記與國語大同小異惟太子友之諫國
語不載吳王還歸自池池字上當有黃字息民散兵

二十一年越王興師伐吳吳與越戰於檇李吳師
大敗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困急
使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對曰昔
天以越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
乎吾請獻勾甬東之地勾甬章甬甬江東東境也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也今

郵縣境句音
勾又九具切

吾與君為二君乎吳王曰吾之在周
禮前王一飯如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為附
邑亦寡人之願也行人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
有意焉大夫種曰吳為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
其命越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宗廟吳王默
然請成七反越王不聽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

魯哀公十三年十七年越
一再伐吳二十年越圍吳

皆夫差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事此書皆一不載史於夫差二十年
書越復伐吳乃哀公十九年也傳止云侵楚如吳杜預解吳使不
為備初無伐吳事此云越復伐吳即
哀公二十二年傳書越滅吳之歲也吳國困不戰士卒分散

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遁去書馳夜去

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別名曾中愁憂目視茫

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飢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

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

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僮僕也王孫

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在吳縣西四里子胥傳云吳王
取子胥屍投之江中吳人憐之為

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因得

胥山裏字記亦同生瓜已熟吳三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

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人不

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所謂日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慙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即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世得聖也

得字下當有

世世得聖也 史越其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

提鼓左手揮袍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種蠡之軍嚭曰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蠡急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既得返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于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

諫而身死六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
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
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
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
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
大過五也昔越親戕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
伐之不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爲大患大過六也

徐天祐曰夫莫惑於宰嚭之言忘父之讎釋越不誅爲不孝然在越則幸矣此皆責吳若曰因厚吾君與君夫人使坐芻蕘馬給水除糞猶爲有辭今而曰越之罪莫大焉而越王謹上刻青天敢不

如命大夫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
行天殺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
爲何如大夫種曰君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
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
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王
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恥也世
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禁何必使
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勾踐謂種
曰二子何不誅之種曰臣人臣之位不敢

加誅於人主願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
望越王復瞑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
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愧辱而
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
諾乃引劍而伏之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為臣
不忠無信二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吳世家曰越王欲誅嚭亦同時就誅矣徐天祐曰愚按越滅吳之後二年是為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然則吳之亡也嚭遂臣越夫固無恙也史山家及此書所載何其與之相戾也且嚭貪而佞至於三國喪君死有餘戮越人既生之而後而嚭之誅亦豈私越而不以其不忠為罪耶漢丁公之誅可以觀天下之為

者越於是乎失刑矣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吾生既歿

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觀

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於生死

必連璧國語細字組以上有結字組以就吾目恐其不蔽願復重

羅繡三幅以為掩明生不昭我死勿見我形吾

何可哉越王乃葬吳王以禮於秦餘杭山卑猶

越絕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位近太湖去縣十七里索隱曰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共為地名吳地記曰徐杭山一名卑猶山是也越

王使軍士集于我戎之功人一隰越絕隰土以葬

之宰嚭亦葬卑猶之旁越絕言宰嚭之死者五曰擒夫差殺太宰嚭曰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

曰殺夫差而戮其相曰殺太宰嚭戮其妻子曰禽夫差而戮太宰嚭
與其妻子又曰三臺者詬妻子死所也常疑越絕書非子貢作特後
人托名耳何以知其非子貢作越絕內傳於說陳成恒之事終之曰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是也斯言也乃後之人多其力
是非子貢之言也且他文亦不類或者所載未必盡實宰嚭得保首
領以沒蓋幸而免前既備論之矣此書謂亦葬卑猶之旁豈其後壽
死於越而返葬於吳耶然吳時諸冢墓如巫臣要離干將之類皆且
載圖志獨不及宰嚭冢何也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第五

